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林公案 第五十六回 失虎門關提督殉國 戰省河楊參贊揚威

且說琦善信用鮑鵬，撤退防兵，失去沙角、大角兩炮台及與義律擅訂草約。巡撫怡良大不為然，並知海防空虛，廣東危在旦夕，自己也有守土責任，不得不把經過情形據實出奏。道光披閱怡良的奏折，更為震怒，即召穆彰阿至前，大加申斥，馬上降旨把琦善革職拿問，籍沒家產。故琦善接讀這道朝旨，心中一急，竟然暈了過去。經手下灌救，方悠悠醒轉，又將上諭重複細看，見裡面有覽怡良所奏，曷勝「憤恨」二語，琦善就下淚頓足說道：「我和怡良同是旗籍，而且前日無仇，往日無冤，為什麼要暗中損我呢？」說罷氣得手足冰冷，長歎不絕。正在此時，忽有水師提督關天培送來的告急請援文書。你想琦善剛接到革職抄家的朝旨，氣得像死人一般，哪裡還有心看他，當下就把文書丟過一邊。且說義律派有漢奸在北京探聽朝政，故爾續派奕山、楊芳來粵剿辦的消息他們先已知道。義律遂和伯麥商議道：「楊芳為著名上將，奕山也是知兵大員，不如趁他倆尚未到任之前，打他個措手不及，急速攻陷廣東省城，那麼我們占了優勢，所提出的要求，不怕他不依；若是遲延，那楊芳等一到，攻打就費手腳了。」伯麥稱善，立刻調齊艦隊，高扯紅旗，向虎門進攻。提督關天培正在靖遠炮台上把守，望見英艦魚貫而來，連忙一面告急乞援，一面督兵防守。天培親自指揮開炮，炮彈如雨下，起初倒也擊著英艦，可惜未中要害。鐵甲艦只管冒險衝入，把落地開花炮向炮台上轟擊，台上的兵卒，中彈喪命的，不計其數。天培只管死守，還望琦善派援兵前來接應。那英艦越攻越近，炮台上的守兵越死越少。敵彈宛如密雨般打下，天培左臂也中一彈，身邊的親兵，也大半被敵彈擊斃，軍心慌亂，各自下台逃命。水師提督關天培，乃是智勇兼備的有名大將，現在左臂受傷，援兵不至，所部士卒死亡逃潰，眼見這一座炮台萬難保守，就仰天大呼道：「英酋狡猾可惡，琦善怯弱無能，林前督忠而被謗，顛倒如此，叫我一木焉能支大廈？只好一身殉國了！」說罷，向北跪拜，立起身來，即抽出腰間佩劍，向頸項中一刎，一道忠魂直昇天府，就此青史留名，流芳百世。當時，關天培自刎而亡，炮台兵士逃避一空。英人見已無人發炮還擊，趁勢登岸，奪取靖遠炮台，進攻威遠、橫檔兩炮台。守台兵得悉主帥已經自刎殉國，指揮無人，自然無心應戰，紛紛潰逃，遂被英軍唾手而得。總兵李廷鈺，副將劉大忠，見部下全軍潰散，也只好退走。那虎門海口，全恃靖遠、威遠兩炮台為保障，現在兩炮台既然失守，英艦遂得長驅直入，如人無人之境，憑他們耀武揚威。

伯麥傳令把虎門口各炮台所列大炮三百尊，西洋銅炮二百多尊，一律搬去，然後進攻離省城六十里的烏湧。守將總兵祥福，率同游擊沈占鼇、守備洪連科奮勇迎戰，只因眾寡不敵，總兵祥福及沈游擊、洪守備，皆中彈殉國。伯麥傳令乘勝奪取省城。虧得參贊大臣楊芳先一日率湖南兵三千名開進省城，聞得英兵攻城，親自登城，督兵防守。英兵屢攻不下，只好暫退。此時琦善已經拿問進京，只有怡良尚任巡撫，楊芳便去拜望他。怡良先把琦善撤兵主撫失著，細說一遍，然後說道：「現在英軍已入烏湧，門戶盡撤，海面不必講了。只有堵塞省河一法，以保省城。省河的要塞有兩處，一叫東勝寺，是陸路；一叫鳳凰岡，是水路。林督在任時，本有重兵扼守，琦善到任，才將省河防兵撤去，兄弟勸阻不住，現在敵兵臨城下，不得不作亡羊補牢之計。但是陸軍尚數調遣，水師船隻已被英兵炮火毀盡，弄得無船無炮，這卻是一件為難之事。」楊芳說道：「既然沒有水師可調，單用陸軍把守河岸，也可以權時扼守。」商議一番，當即回轅。立刻令總兵段永福，率陸兵一千名，扼守東勝寺；總兵長春率兵一千名，扼守鳳凰岡。兩將接令去後，忽然探子來報，英艦已驅入省河。楊芳得報，隨即點五百名督標兵，親自率領出城救應。兵行近鳳凰岡，聽得炮聲隆隆不絕，即揮軍前進。趕至戰地，只見總兵長春，正在督兵迎敵，英兵艦仗著本身堅厚，雖被清兵炮彈擊中，損傷極微，依然只管冒煙衝進。楊芳連忙和長春分左右兩翼督戰，真是炮聲如雷，槍彈如雨，好一場惡戰！雙方猛烈激戰了多時，直到潮水漸退，英艦只好隨潮退去。當夜楊芳就在鳳凰岡中暫宿。

次日，美國領事來營拜會，先向楊芳申請，准許美國商船進埔開艙。楊芳答道：「我朝與貴國並未失好，盡可通商，只為英人借端尋釁，累及貴國貿易停頓，這是英人的不是，我國並無意見。」美領事說道：「英人本也不願多事；只因貴國不准他通商，雙方誤會了，才弄到兵戎相見，累及各國通商全行停頓。所以我特來相勸，仍照舊制；准許英人一律通商，以免戰禍。義律已有文書，托我轉呈，即請收閱。」說時取出義律筆據遞過。楊芳接來看，寫的是漢文，說：不討別情，但求照常貿易，如帶違禁貨物，願將船貨入官。

楊芳說道：「這筆據尚可商量，不過英兵已經無理佔據我國的定海，豈肯就此罷休呢？」美領事說：「此次開戰，英商並未參加，若然准他通商，貨船便即入口，就算英兵不肯罷兵，自有英商去交涉，利害所在，想來決不至再固執了。」楊芳深以為然，答道：「既承貴領事說情，本大臣當即據實奏聞，等有批諭寄到，再行奉告。」美領事應諾辭去。楊芳反省，與巡撫怡良商量，意見相同，聯銜會奏，大致云：敵入堂粵，守具缺乏，現在美領事出作調人，借此退敵收險，亦屬上策。

楊芳以為這奏進呈，必定允從。哪知隔了幾天，接到朝旨大加申斥，反責備楊芳只知遷就完事，不顧國家大體，著先行交部嚴議。直氣得楊芳負負徒呼。此時靖遠將軍奕山、參贊隆文、總督祁士貢等，帶兵到粵，楊芳忙去迎接，見面時就把戰事利害及奏請准許美領事調解情形，細細說明。奕山說道：「聖上決計主剿，所以參贊奏請罷兵，反遭嚴斥。兄弟也知粵東門戶失陷，戰備空虛，戰守皆難，無如上命難違，只好背城一戰。」祁士貢言道：「前時林制軍在任，辦理很為嚴密，現在他還在這裡，何不請他來共同商議。」奕山點頭稱善。祁士貢即派親隨取名刺去邀請林大人。

且說林公雖則被譴撤任，仍舊住在廣東省城裡，不問外事，專以吟詩寫字作消遣。當虎門口失陷，水師提督關天培殉國的消息傳到他耳中，忍不住放聲大哭。他想戰死沙場，留名青史，本屬男兒幸事；不過千軍易得，一將難求。英兵不敢輕視廣東，全仗關提督防守嚴密。只因琦善力主議和，坐觀成敗，不發兵，以致無可如何自刎殉難。隨令東南失一名將？豈不可惜！可見林公身雖在野，心仍在國。此時正在書室中看書，忽然接到祁士貢邀請的名刺，料必是商議軍情，未便推辭，馬上隨來使步行至督署。祁士貢出迎，延入花廳與奕山、楊芳相見。都是素來相識的，用不著浮文客套。大家入座，奕山首先發言道：「兄弟此次奉命來粵查辦，面奉聖訓，不准提及通商二字，一意主剿，徵調各路水陸兵丁一萬六千人，現在尚未到齊。不過英兵已臨城下，虎門要塞已為敵人佔據，分明敵入堂粵，如之奈何？素仰老哥忠心報國，威震外域，不知有無退敵的妙計。」林公皺眉答道：「寇入堂粵，剿堵皆難，省城無險可扼，兼之守備不完，兵力單薄，挽回此四面受敵的危城，很不容易。惟有設法羈縻，能夠計誘英兵艦，一律退至獵德二沙尾外面，連夜下碇沉船，堵塞出入口，一面用重兵大炮把守，使英夷明知上當，不能駛進省河。等到我軍準備完全，再行乘勢火攻，方為萬全之計。」祁士貢說道：「此為驅狼塞路之計，誠屬高妙，不過英艦盡泊在省河一帶，一時欲將他們誘至二沙尾外，甚不容易，又當用何法去誘他們呢？」林公答道：「法子是有有的，兄弟聞得美國領事自願出來做調人，這不是一個現成的機會麼？」祁士貢、奕山都連連稱妙，並說以後各事，全仗大力幫助。林公說道：「林某辜負聖上知遇深思，在粵待罪，恨不能立刻把英人驅逐盡絕；無如琦中堂固執偏見，一味主和，撤盡海防，以致虎門失守，英兵長驅而入，使我負罪愈深。現在蒙公等不棄罪臣，詢及戰守，敢不竭忠效死嗎？」大家正在談論，忽見一個旗牌匆匆走來，報道：「聖旨下，請林大人出接！」林公連忙整衣冠出去跪接。原來聖旨上係授林公四品京堂，馳赴浙江會辦軍務。林公既奉此旨，只好與祁顛、奕山告辭，回轉公館，收拾了一肩行李，逕往浙江而去。

且說義律自托美領事調解後，靜候楊芳奏准答復，哪知等了數天，杳無回音，他就遣人來催償煙價。奕山叱退來使，即與兩參贊計議出戰。楊芳說道：「水勇不多，兵船未備，此時只宜固守，且等準備充足，然後與他決一死戰，方有必勝的把握。」奕山說道：「若再屯兵不戰，勞師糜餉，朝廷又要降諭申斥的。現在有二萬粵兵，征集的兵隊也有萬七千名，兵力不算單薄，可以與他決一死戰。」說罷，傳令提督張必祿帶兵屯西炮台，出中路；令楊芳由泥城出右路；隆文屯東炮台出左路；又令水勇駕小舟，攜帶火

箭噴筒，從黑夜裡駛出省河，突攻英艦。英兵在睡夢裡不及防備，燒燬舢舨船二隻、桅船二隻、小船數隻，英兵也死傷數百名。出兵得利，奕山快活非常，馬上把作戰經過拜折奏聞。不料英兵受此挫辱，懷恨在心，重整旗鼓，大舉進攻，弄得奕山走投無路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